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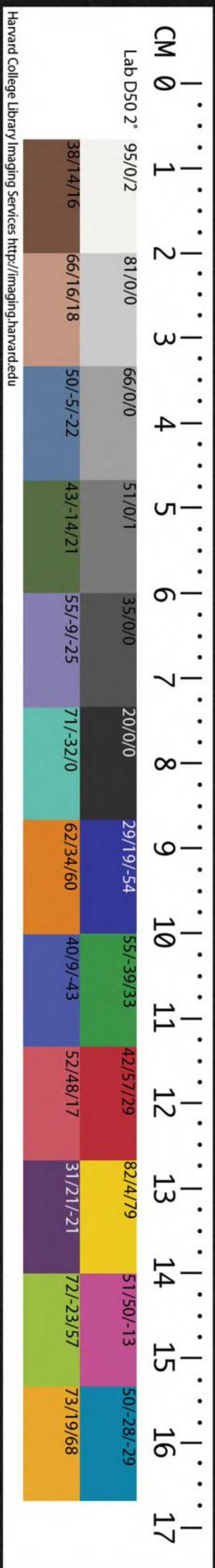
T856/3228(18)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18

MAR 30 1954

子孫永保  
雲煙家  
藏書記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哈佛大學哈佛葉宗圖書館珍藏印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為齊論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

顓音專  
臾音俞

顓臾國名魯附庸也

麟士顧氏曰按禮記註民功曰庸其  
功勞附大國而達於天子曰附庸一

曰庸城也猶屬城也

蒙引欲以常釋庸謂以附為常頗無

據○詩崧高因是謝人以作爾庸亦解作城又解作功○

次崖林氏曰季氏將伐顓臾一句是記者之辭

因冉有季路見孔子之言而置此句於其首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見賢  
遍反



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

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虛齋蔡氏曰有事言以伐

顓臾為事也其以白孔子者此事二子與焉其心亦有所不安者故以白之觀孔子意以為何如耳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與平聲

冉求為季氏聚斂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嚴泉徐氏曰欲強兵者先富國

求為季氏聚斂已先為之地矣夫子所以獨歸過於求直是窺見他病根處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

臣也何以伐為扶大音

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觀濤王氏曰不重祭

意只見得是箇附庸諸侯耳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

云公家虛齋蔡氏曰社稷魯公之社稷也故曰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

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虛齋蔡氏曰附

庸只是附大國以自通於天子耳宜非諸侯所得而臣者而此曰社稷之臣者何歟及觀之魯頌云乃命魯公俾侯

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

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

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虛齋蔡氏曰顓臾為先王所封以主東蒙之祀則其立國



有自來矣。且在邦域之中，則非敵國外患者比矣。况顛史為魯附庸，是社稷臣，則又不在季氏管轄之內也。何以伐為總承三項說。○霍林湯氏曰：夫顛史節獨以周天子壓倒他邦域二句，俱根先王說來。○觀濤王氏曰：主祭東蒙，則非後世私封。且在邦域之中，則非敵國外患。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私屬。雖如此三段意，然且字是字，却相承轉下。不平。○不可伐以理言，不必伐以勢言。既在境內，顛史之地固魯地也。不消又多一番事了。非季氏所當伐。以分言。既重是公家之臣，縱是有罪，須是公家伐他。季氏如何伐他。此重在季氏二字不重。當字若畧去，季氏二字只云不當伐，則與不可伐無異。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觀濤王氏曰：昔者先王一節，伐顛史事已斷盡了。下文特因冉有解釋，又再申其責之意耳。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

虛齋

蔡氏曰：夫子欲之，求自解也。下文固而近於費，又是為季氏解。○因之，吳氏曰：夫子欲之，節冉求歸罪於季氏，正以自諉其責，故下言責不可諉以應前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任平聲焉於虔反相去聲下同

虛齋蔡氏曰：持危扶顛，有淺深危未顛也，持危扶顛。

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瞽者之相也。言二子不

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

虛齋蔡氏曰：持危扶顛，有淺深危未顛也，持危扶顛。



只陳力之意。通此段俱作周任之言。○次崖林氏曰：承冉求吾二臣者皆不欲而言，謂子既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有官守者盡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是能陳力也。不得其職，不得其言，是不能陳力也。能陳力則就其位，不能陳力則止而不就其位，危不持顛，不扶是不能陳力。乃就列而不止也，則何取於人臣者哉？故曰：焉用彼相矣。○因之吳氏曰：引周任一段只是就二子所處而言其道之當盡如此為下文不得辭其責張本。○觀濤王氏曰：通節只重陳力二字。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兕徐履反

柙戶甲反。櫝立獨反。與平聲。

兕野牛也。柙檻也。櫝匱也。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毀，典守者

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

不任其責也。

虛齋蔡氏曰：又承上文諫而不聽則當去言。虎兕在山，龜玉在外，無與典守之事。在柙在

櫝則有典守者矣。而逸而毀，是非典守之過而誰？今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不得辭其責矣。便儘說吾不欲也，解不得了。○次崖林氏曰：且爾言過矣，是說其吾二臣者皆不欲之言過也。此過字與下過字不同，此是言過，不是行過。彼虎兕出柙而逸，龜玉在櫝而毀，典守者之過。二子仕季氏，其視季氏猶在柙之虎兕，在櫝之龜玉也。顧更之伐，虎兕逸而龜玉毀矣，故曰：是誰之過與？○觀濤王氏曰：二節相承說前節註云：明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後節註云：明二子既居其位而不去，則不得不任其責。相承之義了然。○通考彥陵張氏曰：虎兕出柙，喻季氏踰越人臣之紀法，龜玉毀，喻季氏顛覆王府之典章。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音夫

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辭然亦可

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虛齋蔡氏曰此冉求為季氏解乃所以自解也前既云吾不欲今却

又言顓臾當伐可見實與季氏之謀矣○次崖林氏曰此一條是冉求因夫子連責他故言顓臾之當伐以解已罪也故朱子謂其飾詞固則在彼有難克之勢近於費則在我有侵凌之患故曰後世必為子孫憂冉求此等見識全不可曉全是個俗人其為季氏聚斂始不足怪○觀濤王氏曰後世必為子孫憂只一憂字生出下面四患字及吾恐季孫之憂一句來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夫音扶

舍上聲

欲之謂貪其利

虛齋蔡氏曰舍曰欲之欲字與夫子欲之欲字不同故此欲字註特解曰謂貪其利

○字泰王氏曰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一氣讀下言君子疾夫貪利之人舍其貪名而駕為之辭以蓋其貪利之實也夫季氏之伐顓臾貪其利也而乃曰為子孫憂不言貪利飾言除害是君子之所疾也○承庵姚氏曰季氏大病痛只在欲字欲則攘奪其君謀取於外無所不至更不識利害所關夫子洞見季氏心事從患寡患貧處說到不均不安必至於傾而後已又說憂在蕭牆令他寒心破膽不敢為非此是夫子誅少正卯手段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

虛齋蔡氏

曰有國謂諸侯有家謂大夫

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

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

安矣

次崖林氏曰季氏之欲取顓臾是患民寡欲取民以自多也如此則民盡歸季氏魯君無民矣不均孰甚

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民寡則賦稅之入不多而貧其取顓臾正是患貧欲多其民多其賦稅而富也然民財皆入於私家而君無所有臣雖富而君豈能安君既不安而臣亦豈能獨安是貧非所患不安所患也故曰不患貧而患不安貧起於寡不安起於不均第一均則不患於貧而和緊要是不均而不和不安皆從此起

因之吳氏

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

曰無貧無寡而終之以無傾無傾極重後面蕭牆之變正所謂傾而無傾者正以杜蕭牆之變而求安於無事也故此處無傾全是無內變與別處傾覆意不同均無貧三句畢竟以均字做主國家千病百痛俱由名分倒置起故均有截然體統整肅之意自然生出和來和便人情相安無傾是國勢鞏固虛齋蔡氏曰君十卿祿彼此之分既均則君安於君之所當得臣安於臣之所當得雖貧不見其為貧矣均而無貧則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而君臣之情自相和睦矣和則君百乘卿大夫十乘雖寡而不見其為寡矣和而無寡則君安於臣無所疑忌臣安於君無所猜嫌而君臣相保永無傾覆之患矣觀濤王氏曰均以分言安以勢言均是國不下替家不上陵意安非安危之安乃彼此相安於無事也君不思剪其臣臣不思逼其君便是相安蓋字推原所以患不患之意蓋字下又添和傾二字何也蓋和即寓於均安故併及之傾不止於貧寡故究言之只取大意相應耳麟士顧氏曰此下



四節上二節是泛言脩內治服遠人之事以見不當勤兵於遠末二節是責由求不能脩內治服遠人而反勤兵於遠也總是責由求不當伐顓臾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音扶

內治脩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脩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

於遠

次崖林氏曰夫如是搭上蓋均無貧三句意言如此則內治脩遠人亦無不服矣若遠人不服則當脩文

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既來之則安之此句帶說不重○虛齋蔡氏曰脩文德或主內治脩言非也內治脩指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此只因季氏之取顓臾是患寡與貧一節說若脩文德則說得廣矣又據下文遠人不服而不能來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方知內治脩與脩文德分兩項說○觀濤王氏曰文德如禮樂法度之類本均安以

脩之不可就作均安○夫如是最難看蓋既是均和且安

內治已脩內不見已之不足則外不攘人之有餘自然之

理故能於遠人不服但來之而不勤於兵其既來但安之

而不利其有須將故字貫到底○安之只是使他得所不

更去擾他意蓋來字或內附或外屬皆是不限定是襁負

而來○麟士顧氏曰大段只是言不必勤兵耳遠人不服

則脩文德以來之不勤兵也既來之則安之不利其人民

土地也要看兩個則字兩個之字不勤兵是與下謀動干

戈對不利其人民土地又與上舍曰欲之患寡患貧對○  
子常楊氏曰夫如是一截故遠人四句一截若連看故字  
便說不去○通考因之吳氏曰夫如是節只是足上內治  
意非內治服遠作兩項看言惟內治之不可不預如是故  
遠人不服知有文德之脩而已知有安來之道而已  
必不勤兵於遠也何也懼其勤遠畧而荒內治也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



不能守也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故并

責之遠人謂顓臾次崖林氏曰顓臾在邦域之中曰遠人者顓臾別為附庸之國不屬季氏亦為

也遠人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虛齋蔡氏曰分崩離析大夫為公室之患家臣又為大夫之患○遠人不服

而不能來者不脩文德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者不脩

內治也○自丘也聞有國有家者至則安之都是泛說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

內也

干楯也戈戟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虛齋蔡氏曰不均

析言於蕭牆之憂為切故不及脩文德意當時已自

將作虛齋蔡氏曰內變將作正憂在蕭牆之內蕭牆明其

○因之吳氏曰緊連邦分崩離析說下言把這等禍變且

置度外而反欲謀動干戈蕭牆之禍誠不知其所終矣憂

在蕭牆也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東鄉艾氏

所謂傾也蕭牆是指君說故引哀公以越伐魯之事然不必實指只

作明其近意曰露上顧氏曰此節因其為子孫憂之

言而反之乃論其理如此○因之吳氏曰通篇須想詳責



觀此便是春秋權說。不出兩端。理以論之。勢論然畢竟顯史之不可伐。是主吾恐季孫節以利害之勢。論則因而并及之。○通章語氣全歸重責由求。蓋由求能救則顯史可以無伐。今二子坐視而不救。則失匡弼之道。固非所以為自謀。况舍內治文德而相夫子以興兵。則失自固之策。○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亦豈所以為季氏謀者哉。

室弱毋求。又欲伐顯史。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為其瘠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顯史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微弦徐氏曰。玩夫子

此章惻然有公室之思。以懼季氏使不至。逼上所以安魯。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

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次崖林氏曰。侯國所用禮樂皆經天子之

制作不敢變禮易樂。是禮樂自天子出。征伐四方皆受命於天子。諸侯不敢專。是征伐自天子出。○觀濤王氏曰。天下有道。是天子能以道而建極。而禮樂不僭。征伐不濫。故臣下不得竊之。若天下無道。是天子不能以道而建極。而禮樂征伐。綱解紐弛。故臣下得而陪臣家臣也。○虛齋蔡氏曰。陪者副



也。重也。國命畢竟是禮樂征伐。既出自諸侯大夫。則逆理。只為侯國之事。而不復為天子之器矣。故只稱國命。愈甚則其失之愈速。虛齋蔡氏曰：自諸侯出主柄下移也。諸侯既可專禮樂征伐。則大夫亦可專之矣。大夫既可專禮樂征伐。則陪臣亦可專之矣。然事出其常者則可久。事拂其常者不可久。大約世數不過如此。淮海孫氏曰：大夫陪臣之日。我之僭上。實以啓他日人之僭我。十世五世三世。聖人以理與勢斷之也。

###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 言不得專政

虛齋蔡氏曰：此政字只是國政也。要之亦是禮樂征伐。次崖林氏曰：此因當時列國之政。皆自大夫出而言也。齊則政由田氏。魯則政由三家。通考。傲。徐氏曰：當時政在大夫。若三桓六卿七穆之專。

正世道之一變。故夫子不能無有道之思。至自以匹夫而執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夫子非議政也。欲反其在大夫者而歸之天子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

###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口使不敢言也

月林丘氏曰：三個天

下有道。各提端說。不必相承。上無失政。只是行事無有差失。故庶人不得而議之。麟士顧氏曰：此節必因天下之政皆不免於庶人之議而言也。此章通論天下之勢。涇陽顧氏曰：自諸侯出。凡以責其下也。探本尋源。畢竟又自上之無道。始故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言之不足而再言之。隱然寓無限感慨。凡以諷其上。也責其下。故其辭直而顯。諷其上。故其辭曲而微。聖人之情見矣。



○敬軒薛氏曰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春秋所由作  
○彥陵張氏曰日庶人不議隱然自傷作春秋之議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

桓之子孫微矣夫音扶

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

昭定凡五公宇泰王氏曰昭公之亂樂祁曰魯君之出政

當時已有此論史墨對趙簡子亦言自東門遂殺嫡立庶

魯於是政由季氏於此君也四世矣○次崖林氏曰三家

分魯魯君無民賦稅盡入私家故曰祿去公室○因之吳

氏曰按昭公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

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

室季氏撰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國人皆屬於三家三家

隨時貢獻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

於公而已次崖林氏曰曰祿去公室又曰政

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逮大夫互言之也祿去公室五世

政逮大夫四世是世數不齊南軒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

又一世而政悉歸大夫之說非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虛齋蔡氏曰自大夫

祿去公室有五世政逮於大夫有四世故知三桓之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出五世希不失如今

將微計大夫專政之日久而知大夫失政之日近也○此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



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

皆不久而失之也。月林丘氏曰。蓋祿之去公室者。必將復去乎私室。政之逮大夫者。必將復逮於

陪臣矣。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

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便平聲。辟。婢亦反。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虛齋蔡氏曰。直

與諒不同。諒是朴實。頭無柔邪底人。直者是曰是非。曰非。面折人過。失底人多聞。是博古通今。○字泰王氏曰。是謂

是非。謂非曰直。與直者友。則有過必聞。諒信也。有操執也。

與忠信有操執之人友。則真誠感發。而苟且徇外之念日

消。故可以進於誠。多聞者。多見先生長者。熟聞其法言法

行。足以為世之著蔡者是也。與之友。則德慧有所啓。而事

理有所發。故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虛齋蔡氏曰。便

習熟也。辟。開張也。便。辟者。乍俯乍仰。迎喜。迎怒也。衣冠雖

甚。都進止。雖甚雅而實無剛直之操。箴規之益。故曰便辟。

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次崖林氏曰。諒與貞

並言。則為不正而固。

若單言。則又為正而固。善柔。謂善為柔順。註謂工於媚

說是也。工於媚說。是無所執守。正與諒相反。故曰不諒。便

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次崖林氏曰。佞。口才也。便

動人。全無聞見之實。正與多聞相反。○敬庵許氏曰。便辟

便佞。謂便於辟與佞者。善柔。謂善為柔者。此三等。人巧言



令色全無實意亦無智識其三者損益正相反也。敬庵許氏曰與視直諒多聞之士背馳甚矣。益友處如春夏之日以漸加長而不覺與損友處如火之於膏亦以漸銷滅而不覺此損益之說也。○月林丘氏曰前兩友字實是指其人。○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餘友字虛是吾去友之。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

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岳驕樂宴樂之樂

洛音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

虛齋蔡氏曰節節之也禮樂本有節而我去節之故曰辨其制

度聲容之節。夫禮之制度其多寡之數隆殺之等無一非中之所在。有不容以毫髮差謬者。樂之聲容其清濁高下俯仰疾徐亦無一非中之所在。有不容以毫髮差謬者。故君子樂於辨之。以其一一皆至理所寓也。○觀濤王氏曰辨字還替不得節字。註只會意解。當云因其節而節之方親切。蓋制度聲容本皆有無過不及。恰好底節度。吾以吾心吾身按其節而循習之。是謂節禮樂。兼身心說。○嚴泉徐氏曰君子心乎為善也。則視人為善。如其在己也。故樂道之。願慕之。至也。樂人之道之。喜其得聞於己也。○次崖林氏曰樂節禮樂。則內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實。外有以善其威儀節奏之文。樂道人之善。則悅慕勉強之意。新所謂見賢思齊者。有之。樂多賢友。則直諒多聞之士集而過失日無。誠明日。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虛齋蔡氏曰侈肆而進。故曰益矣。言動驕縱而不知約之於禮義之中。與節禮樂他身上說。○次崖林氏曰驕樂者以驕為樂。奢侈放縱蕩正相反也。



然於規矩之外。正與節禮樂相反。嚴泉徐氏曰：驕樂則  
侈肆而不知節。周書所謂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  
怙侈滅義。服美於人。驕淫矜夸者也。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  
虛齋蔡氏曰：惰  
懈惰荒寧。群居終日。博奕遊觀之類。都不以進脩為事。欲  
心方肆。善心無由入也。次崖林氏曰：佚遊者。其心蕩然  
於遊觀博奕之類。視人之善。既如冰炭之相反。而赧然有  
羞愧之心。又恐其形已之短。故惡言之。嚴泉徐氏曰：佚  
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古之聖賢。兢兢業業。為善惟日不足。  
禹惜寸陰。周公坐以待旦。孔子發憤忘食。而暇佚遊乎。纔  
有心於好佚遊。則志氣惰慢。不收拾而浸與善言為參商矣。  
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次  
林氏曰：宴樂者。以宴為樂。志溺於飲食聲色之類。則惟與  
小人相玩狎。不樂與士君子處。故與樂多賢友相反。嚴  
泉徐氏曰：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易象曰：君子以飲食宴  
樂。宴樂之以禮者。君子亦不厭也。曰樂宴樂。則不能以禮

而動。以禮而止。其所與者。必非端人正士。其所合者。必羣  
居終日。言不及義之徒。爾其狎小人必矣。○月林丘氏曰  
宴是飲食。宴會若作宴安。便與佚字相犯。○虛齋蔡氏曰  
淫溺而狎小人。如飲食聲色之類。惟歌童舞女狎客之徒  
見親。則君子日疏。三者損益亦相反也。虛齋蔡氏曰：大註於驕樂  
言其與上文正相反之意。非解損字也。難把上章則聞其  
過諸則字。同例。侈肆而不知節。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  
矣。惰慢而惡聞善。則雖有賢者。亦不樂告以善道矣。淫溺  
而狎小人。則所謂與不善人居。則與之俱化矣。是其損也。  
○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  
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次崖林氏

曰或君子之問未及或有年長者在是言未及我也於是而言則謂之躁躁急速也或君子之問及我或長者已對

次當及我是言及我也於是而不言則謂之隱隱藏匿也言雖及我或長者顏色他在或不樂不能見顏色而言謂之瞽瞽無目也不能察言觀色與言故如是○觀濤王

氏曰獨言侍君子者以卑承尊則語默之宜皆當聽於尊者而不得自由也○言未及之而言上言字屬君子下言

字屬侍君子者○躁隱瞽俱是無心失理之病不可將隱字作不言餽之之類○看他顏色不在便是意思不在然

而察言正恐自家失言非迎合喜怒之謂○通考承庵姚氏曰讀曲禮一篇豈獨語言之間當致敬謹長者一起居

一動靜皆當體察此最能收攝身心故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字泰王氏曰夫侍於君子正吾

入畫恭救歛不敢發之時而一不極點則有三者之失况其他哉故語默之間不可不慎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

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虛齋蔡氏曰待字要分曉無血氣則

無是形矣○不必說血出於陰氣出於陽只是據見在分屬說血靜而氣動血重濁而氣輕清血無為而氣有覺也

得貪得也。虛齋蔡氏曰若義所當得者則何戒故特解作貪得○人到老來變節亦是英氣已老前日之

精神鼓舞至是已倦而本然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為之俗心故態至是卑露矣

血氣所使也。虛齋蔡氏曰三戒皆是以理自持而不動於血氣也自少至老皆所當戒夫子特隨時指



其甚者耳若學者於此三者尚當如曾子之一日三省始得。○觀濤王氏曰天命之性在血氣中君子德性用事不為血氣所使此為定性之學。○紫溪蘇氏曰血氣有盛衰而皆聽命於心身有少壯老而心則無時敢怠此所以為君子也。○通考景逸高氏曰孔子不言養氣然三戒却是養氣妙訣戒色則養其元氣戒鬪則養其和氣戒得則養其正氣孟子言持志戒即是持志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

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

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鬪戒於得者志氣

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

邵也。虛齋蔡氏曰朱子之說欲以理勝氣范氏之說欲以志帥氣要之志亦定向於理而已然志有善惡理則

無不善也故主理且范氏之說志氣二字亦混了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觀濤王氏曰天所賦之正

理仁義禮智是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

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虛齋蔡氏曰天命只是天理也初說畏者不敢失

墜之意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此是畏天實事言戒謹恐懼亦貼畏字不要說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靜時存

養工夫也下個知其可畏正應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

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虛齋蔡氏曰畏大人者以其爵位通顯齒德俱尊也敢不



敬乎。畏聖人之言者。法言所敬憚也。○三畏本乎說。然則下文照起。方見重在天命。君子惟知畏天命也。故狎大人。侮聖人。自不得不畏。小人惟不知畏天命也。故狎大人。侮聖人。言無所不至。此亦聖人意也。故以畏天命為首。但辭頭在平。至下文亦做三條說。大文於狎大人上。不曾有個故字。大註皆是發明之辭。○因之吳氏曰。天命關係極大。得之則為聖賢。失之則為禽獸。君子看此處。十分透徹。自然戒慎恐懼。不敢失墜。心思至此。真到處都是這敬惕念。頭。有遇大人。而無嚴憚之意乎。豈有聞聖言。而無嚴憚之意乎。畏天命之畏。參前倚衡。隨在知做說得。渾全畏大人。畏聖言。蓋特就戰兢惕厲之心。無往不在者。形於感觸。見問之際。故云。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然下二句承上一句。只承畏字意。而非并以大人聖言俱屬天命。故云。皆天命所當畏。不曰。皆天命所在。其旨明矣。○三畏見隨時隨處。無不觸目。做心。天命固是源頭。大人聖言亦各有畏處。不可說一於畏天。若然。是一畏。非三畏矣。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

虛齋蔡氏

曰。君子有三畏。小人無之。只是敬肆二者而已。所謂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者也。○觀濤王氏曰。知字畧重。朱子因此節有知字。亦於上節註中補知意。○彥陵張氏曰。小人惟不知天命。故不畏天。天命。天命。不畏。何有大人。何有聖言。此心纔昏昧。便自流於無所忌憚。○尹氏曰。三畏者。脩己之誠。當然也。小

人不務脩身。誠已。則何畏之有。

虛齋蔡氏曰。尹氏註。不知重在知。不知上。乃謂小人

不務脩身。誠已。故不畏。與本文意小異。故在圈外。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



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

虛齋蔡氏曰困而學之有所警發而後學也如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意思困是於

事理不通然後學以求其通也若學而知之則不待有所激而自然學○困而學之者昏中有明也困而不學者則全昏矣全以氣質言○景逸高氏曰人要於身心不自在處究竟一個著落所謂困心衡慮也若於此蹉過便是困而不學○徹弦徐氏曰困而不學者氣質之稟至於昏濁偏駁之甚而無復少有清明純粹之氣則雖有不通而懵然莫覺以為當然終不知學以求其通也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

吳氏曰義理之心聖凡之所同也但聖人氣質純粹絕無障蔽昏乃便是一顆明珠不曾落在塵埃裏不須洗淨自然光瑩故生而知之若常人則為氣稟所蔽須著實洗淨乃得復見本來面目故有學知有困知要之生知與學知

困知總是一般質地只是氣質上爭得有蔽與無蔽耳善乎朱子之言曰氣質清明義理昭著真是道得的確○通考敬軒薛氏曰孔子生而知之學而知之皆指知性而言故為學之本求知其性之所有全之而已○學而知之之工夫條目如格物致知明善擇善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學聚問辨博文知性知天之類皆是也○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

子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

因之吳氏曰此節是於評論氣質之中而

寓勉勵向學之意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

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難去聲



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

虛齋蔡氏曰視便要

看得透不為物所眩是謂無所蔽聽便要聽得透不為人

所欺是謂無所壅○視聽聰明主理而言蓋九思都是君

子思誠之功不是泛泛見得分明聽得分明便說聰明○

因之吳氏曰耳目皆貫於心有耳目便有聰明此合下帶

來底然主張在心而心之提醒在思不思則心便管

攝耳目不來視隨色轉聽隨聲轉而聰明便壅蔽

於面者貌舉身而言

虛齋蔡氏曰色思溫所謂溫其如玉也貌思恭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也

忿思難忍小忿也見

思問則疑不蓄

幾亭陳氏曰疑者成敗之會進止之關不

得思義不苟取也

可無也亦不可蓄也事蓄疑則

敗謀理蓄疑則阻學故須問

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

不苟

敬齋胡氏曰義以制事者義有剛毅果斷之意以之

制事則不牽於私意孔子曰見得思義義利不兩立

見利須思用義以裁制之不然則必牽於私背於理矣朱

子曰義如利刃相似遇著事便劈斫○次崖林氏曰此君

子思誠之功凡聖人平日所言克已復禮主敬行恕居處

恭執事敬與人忠之類皆在其中矣○這思不是空思想

作為就在其中○敬庵許氏曰學者多言九思只是一思

道理豈不如是聖人之意却要人於身心之間每事致思

反求而得其理也假如視不亂視一舉目則便思明聽不

亂聽一傾耳則便思聰思聰收視返聽始不為亂色

所蔽而姦言所惑以致色貌言事疑忿見得皆然凝精斂

神常依天則無輕動於血氣無汨亂於嗜慾此正所謂近

思之學也故曰有九思先儒謂養之於未發之前持之於

方發之際者苟知聖人致思之意則工夫自不得不然矣

○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心敬齋胡氏曰無事時不教

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



寡矣。此之謂思誠。彥陵張氏曰：思者，聖功之本。然人心易放，難收。聖人所以約思而歸之於九。此

正是慎思之法。道理只在日用。馱空固落昏沉妄想，亦屬馳逐。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

語矣。探吐南反

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虛齋蔡氏曰：善不善事也，不必指人與好仁惡不仁，都是事。本文只是誠好惡意，無真知意。然非真知善惡，不能誠於好惡。故

註增此，非是。貼本文見字也。○次崖林氏曰：見善如追亡不及，然必欲得之也。見惡如探湯，然恐加乎其身也。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

曰：嘗觀朱子論誠意曰：欲知知之真不真，意之誠不誠，只看做不做如何。真個如此做底，便是知至意誠也。此論最

為快當。如顏曾冉閔之徒，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便是真個如此做去。語蓋古語也。

因之

曰：兩節各上二句，便要見得是追述古語下文二語字方有著落。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次崖林氏

曰：志在致君澤民，則求所以致君澤民之道。是求其志。其志既求，其道足以致君澤民，由是用之，則以達之天下。是

以達其道。○道者用世之具，志者志乎此也。求其志即求其道。達其道即行其志。故註曰：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

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虛齋蔡氏曰：行義出而行義也。達道達其所守也。行義不要說得重了，只是指出仕而

言故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若行義說得重，則語意便重複了。○觀濤王氏曰：志與道字要看得合一。隱居時便



志在經世而豫求其所以經世者。這便是道。及行義時。卽以此道達而出之。爲事業也。○因之吳氏曰。求志是尚志。之志非高尚之志。如所求者仁也。則求其仁而守之於已。所求者義也。則求其義而守之於已。此兩句全重出合於處。處合於出。與獨善兼善等處出處判然對論殊科。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

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

子云然。

觀濤王氏曰。學術不周於世用。便非求志。功業不根於性天。便非達道。故曰未見其人。○麟士顧氏

曰。春秋之時。不惟無伊尹太公。便是有伊尹太公。亦自無湯武也。孔子一生轍環而老於洙泗。可見矣。故曰求志達道二者合一。未見其人。自是實話。○洪陽張氏曰。此章言人品不以潔身爲高。而以濟世爲大。重下節。○因之吳氏曰。上節先見而後聞。下節先聞而後見。正謂通章語意。重在所見。上故其立言如此。前後語氣說得輕重抑揚。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

駟四馬也。

虛齋蔡氏曰。在車則爲千乘矣。蓋一車四馬。○必曰死之日。民無德而稱者。蓋棺事已定。所謂沒世而名不稱也。新安身死而名隨滅。亦是照下文耳。首陽山名。

其斯之謂與。

與平聲。

胡氏曰。程子以爲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次崖林氏曰。景公千駟而死無可稱。夷齊餓死而令名不朽。可見人之所



重不在於富貴而在於道德也故曰誠不愚按此說近是以富亦祇以異。○觀濤王氏曰異以德言

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

誤通考東鄉艾氏曰叩馬一諫不特不見於聖經賢傳兼其歌詞亦鄙俚此豈商周間文字登彼西山今採其微

矣二句淺陋之甚以暴易暴比擬不倫此豈大賢者之言

皇農虞夏不獨譏周且置湯不言顯是戰國時老莊之徒

崇義軒薄湯武之旨其非商時議論尤可知吁嗟徂今命之衰矣豈有慷慨激烈不食周粟而猶怨命之衰者太史公好奇輕信願學者正於六籍可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亢音剛

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

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字泰王氏曰兼兩意事理通達得於詩之所開發心

氣和平得於詩之所涵養下節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亦然○虛齋蔡氏曰伯魚兩獨立字有意言獨立時宜得異

聞也而所聞者竟無異○觀濤王氏曰言與立皆根於心詩之溫柔敦厚禮之恭儉莊敬皆可以養心而善其言與

也立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

立鯉退而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虛齋蔡氏曰禮三千三百之禮學禮不比學詩須是

一一都習過故德性堅定即所謂立禮禮豈止是讀過耶

博約之訓亦然

### 聞斯二者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因之吳氏曰第二節首處

對曰未也及聞斯二者句正應亦有異聞之詞嘗獨立二節則舉聖人無異教以證之言夫子起初獨立之時只說得這一件詩他日又獨立之時只說得這一件禮鯉只聞得這詩禮兩件果何異聞之有言已無異聞却說向夫子上去作個明證此伯魚善模寫處○字泰王氏曰伯魚聞詩聞禮觀於此章其言藹如其氣象真不忝為聖人之子

吁其得於薰陶者深矣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遠去聲

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遠其子

次崖林氏曰夫子固不私其子亦未嘗遠其子陳亢始以私子疑終又謂遠其子始終以私意窺聖人陋哉陳亢之見也○觀濤王氏曰此章見陳亢始終不知夫子也夫子之教門人與教子各因所至而語之固非有心私其子亦非有心遠其子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



君夫人稱之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寡寡德謙辭觀濤王氏曰此章寓正名之意蓋因當時諸侯有以妾為夫人者故開口用一妻字○曰

夫人言與已敵體也兼有承宗祧母一國意曰小童言幼

小無知也曰君夫人言與君敵體也曰寡小君從君之謙

也亦曰君夫人從邦人之敬也○君夫人君字即大君內

主之義不是說君之夫人○虛齋蔡氏曰君夫人猶言主

夫人也戰國所謂君王后者正是此義○淮海孫氏曰闈

門萬化之原妃匹王政之始春秋之時妾為夫人以勝奪

嫡閨門妃匹之分蕩然矣歷記邦君之妻之名號亦所以

謹化原而端王政也○承庵姚氏曰禮大傳曰名者為治

之大者也可無慎乎世道之綱維全在名只觀邦君之妻

稱之內外者各有意義則凡理陰理陽所以告之郊廟頒

之國人及施之異域者

斷斷乎一字不可苟矣○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

不知何謂或言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虛齋蔡氏曰此章亦

未見得是正嫡妾之名分只是中古制

諸侯之妻稱謂之法耳必有為而言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六終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六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

之遇諸塗歸如字一作饋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

見已眉公陳氏曰季平子逐昭公桓子世濟其惡公論所不容一旦為虎所囚貨必謂此人心所共快孔子欲

張公室當際此時而仕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於我此欲見孔子意也



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  
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虛齋蔡氏曰當時貨雖非大夫實行大夫之事而以自居矣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

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好亟知並去聲

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

及事機之會。觀濤王氏曰仁是道濟天下意知是相時而動意將者且然而來必

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

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辨若

不論其意者。虛齋蔡氏曰陽貨之問著在孔子身上孔子之答不認作自家身上去及其曰歲不我與

則便曰吾將仕矣。應答如響。全不與較。此所謂直據理答

之不復與辨若不論其意者。○敝弦徐氏曰看孔子處陽貨之事何等委曲其答陽貨之言何等從容使陽貨欲見

而即見之。有饋而不往拜之。使拜而不瞰其亡。遇諸塗而

或避之。皆非也。孔子處之却一一有節度。其答之也立談

數語。從容不迫。直而不至於亢。遜而不至於屈。真可以為

處惡人之法。○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已為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



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而亦無所詘也

通考傲弦徐氏曰時

其亡原是適當其亡之時耳若孟子說亦瞰其亡便涉作用然即做瞰亡亦是怕墮小人之計而處之以權乃曲遂

其不肯見之心耳若說欲與小人相稱恐未然○涇陽顧氏曰陽貨瞰亡是小人羅致之術孔子時亡是聖人自然

隨應之宜玩下文遇諸塗可見聖人未嘗著意語云當時若說曾窺瞰何不中塗預避之妙得其解

楊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為詘身以信道非知孔

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

信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

涇陽顧氏曰孔子言性相近朱子釋之曰此所謂性兼氣

質而言兼字下得恰好專以理言總只是一箇著相近二字不得專以氣質言究且有萬殊著相近二字不得

齋蔡氏曰既兼氣質如何只言性蓋本然之性寓在氣質之中雖隨氣質而合為一而其本然之性常為之主故云

○問孔子言性兼氣質而言不知孔子之意重在理上重在氣質上曰重在理上蓋是就氣質中指出天地本然賦

予之理不離乎氣質而為言耳故曰孔子之言性以其不離乎氣質者而言孟子之言性以其不離乎氣質者而言

蓋雖不離乎氣質而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敬軒亦不離乎氣質也薛氏

曰程子曰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性一而已矣氣質清粹而無所蔽則皆以仁義禮智之性發而為惻隱

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所謂善固性也氣質濁雜而有所蔽則仁流為耽溺義流為殘忍禮流為矯偽智流為譎詐所



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莊渠魏氏曰：性即太極，氣質出於陰陽五行，合下稟得便有清濁厚薄不齊處。氣濁則遮蔽不通，質薄則承載不起。物欲易至，陷溺故性雖本善而不能免於氣質物欲之不善。此性元是降衷秉彝，人因氣稟物欲有不善，終亦不能沒其性之善也。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虛齋蔡氏曰：初字不是指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固不得謂相遠，亦不得謂相近，纔說相近便有不同。天地之性安有不同？本註初字說：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徹茲徐氏曰：對後面習字說。神發情有緣物而動者，風染氣移行有因俗而遷者，皆足以易性之本體者也。於是始相遠耳。蔡氏曰：氣質之性據現在言，固有美惡之不同，然以其初而言，則實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雖不能不因氣質之稟而異，然善惡分數大槩亦爭不多，豈有如此之相遠哉！其所以有如此之相遠者，由後來所習而然耳。蓋當時之人

皆以為由性如此，故夫子云：然。論性不論氣，不備。此章大意若云：人之善惡分數相去懸絕者，夫豈其性然哉！原來他性本自相近，未至如此之相遠，其所以如此之相遠者，習也，非性也。此是據其習相遠而原其性相近。近只說得中，人上下者耳。故下章除却上知下愚說，觀濤王氏曰：註於性言美惡，只是清濁純駁之類。至習方言善惡，相遠句要認註中於是始三字，是指習亦要見得或盡性而善，或失性而惡，方有分曉。戴山劉氏曰：性相近以生而善者為主，習相遠以習於不善者為主。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敬軒薛氏曰：無極而太極，本然之性也。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而動。二五流行，化生萬物者，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氣質之性也。次崖林氏曰：夫子言性只此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兩言繫辭言成之者性，繼以



仁智爲言。亦是此意。後來孟子始說性善。曰性善則一而已。不可以相近言。然其所以相近者。實以性善在其中。是知夫子之意。實該孟子之意。○莊渠魏氏曰。孟子道性善。正出於夫子。易大傳。繼善成性之言。古聖賢論性。皆是直指。當人氣質。內各具此理。而命名不雜。那氣質來說。○虛齋蔡氏曰。性者。此理素具於此心。人得之於天。以生者也。自一陰一陽之謂道。而繼之者。善於以賦於萬物。人爲萬物之靈。其性之所自來。固無有不善。而既屬於人。則不能以盡同。以其理落在氣質之中也。故夫子一言以蔽之。曰性相近也。至孟子當人欲橫流之時。特推其所本然者。以曉當世。故專以性善爲說。然豈有加於夫子之語哉。且天下之生。凡同類者。無有不同。而纖悉則不能盡同。此其所以爲造化之妙。如桐梓之生一也。而枝條花葉之橫斜疎密。則無一同。然要其所以爲桐梓者。終相若也。此相近之說也。而可以知人矣。人之形體一也。而耳目口鼻之位。置美惡。則無一同。然其所以爲人者。終相若也。此相近之

說也。而可以知其無形者矣。人之能言一也。而其聲音之清濁高下。則無一同。然要其所以爲人聲者。終相若也。此相近之說也。而可以推人之性矣。其賦自天。何有不善。自陰陽雜揉。屬之於人。而謂之性。宜不能粹然而皆善矣。此人性相近之說也。奈何。主性善之說。而遂廢性相近之說。耶。故嘗謂夫子言性相近。惟指其實然者。故他日言中人以上。中人。以下。中人以上。生而知學。而知人品節節不同。皆與相近之言無戾。孟子專言性善。惟推其本然者。故他日言二之中。四之下。性之反之。先覺後覺。人品亦各各不同。終歸於夫子相近之說。學者亦學夫子而已。夫子未嘗言性。言性只此一語。學者亦知其性之相近。而戒其習之相遠可乎。孟子言忍性。是性不能皆善。而忍亦習之義也。○通考。莊渠魏氏曰。古聖賢論性有二。其一以性與情對。此性之本義。其字從心。從生。其一以性與習對。但取生字爲義。蓋曰天所生爲性。人所爲曰習。此於本義自屬假借。正與伊川習與性成家語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義同。此非盡爲



言性而發為教人  
知所修為而發也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知夫聲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

習之所能移者虛齋蔡氏曰由上章而言則美惡可以習而移矣然唯上智下愚則非習所能移矣

方知上章是指中人上下者而言耳○上曰性相近此又

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又以性相近一句未完也聖人說

話多少平易穩實若孟子千句萬句只是性善雖曰主於

救世然使孔子在其時定須有少異○自孟子只說性善

後人看不破信不到故有許多議論如善惡混之說至周

子太極始說陰陽五行之變不能齊而太極之理即寓其

間則分明是兼氣質了故程子遂有氣質之說而朱子亦

得有所據以解此章之言○上智下愚亦是氣質之性下

愚非無本然之性也本然之性為氣質昏濁埋沒了故不

移所謂困而不學民斯為下者是也○次崖林氏曰此因

上章意未完故復言之蓋人性固相近而善惡由於習然

其中又有美惡一定此習所能移者不可一槩論也若一

槩論則世固有此一等人聖人之言不免致疑於天下後

世方知聖人言性完全無弊若孟子只言性善終不免後

來紛紛之論○觀濤王氏曰此章重唯字唯上智不可移

於惡唯下愚不可移於善上智下愚不恒有而中人最多

則可移者多矣人可不慎所習乎○麟士顧氏曰不移者

不移於習也意亦不甚重不移重於慎其可移處○唯上

智不移則凡未能上智者可危矣唯

下愚不移則凡不甘下愚者可勉矣○程子曰人性本善

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

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



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次崖林氏曰：程註是言不肯移，與本文稍異。本文是說不可移。蒙引曰：孔子是言其不知學。程子是言其不肯學。惟其不知，是以不肯。惟其不肯，是以不能。同處蓋在此。然亦不可強以為盡。合此說可以斷之矣。東鄉艾氏曰：下愚二字，不必深看。蓋聰明才武以濟其惡，如桀紂盜跖之儔，非下愚不移也。乃習為不善耳。此種人在習相遠之中，所謂下愚者，乃不辨菽麥，不辨牛馬，音惠之何不食糜之類耳。此等自是與習無

干。程子註置之圈外，原與集註不同。大全小註甚明。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為一。子曰

二字蓋衍文耳。通考涇陽顧氏曰：上智下愚不移。性耶習耶。氣質耶。曰：若以性言，即上智亦不曾多

些子。下愚原不曾少些子。移箇恁麼。若以習言，生於齊則齊語，生於楚則楚語。如何移不得。若以氣質言，人一已百。人十已千。愚必明，柔必強。如何不可移。王文成曰：只是不肯移耳。最是只看下箇移字，便見是就人分上說。下箇不字更好。是故上智之不移，上智不也。非有或使之者也。下愚之不移，下愚不也。非有或尼之者也。謂之上智，正以其必不習於惡。非曰習於惡，猶不移而惡也。謂之下愚，正以其必不習於善。非曰習於善，猶不移而善也。曰下愚，亦有善端發露。曰此是他本來面目。漸滅不盡。更畢竟少間便消散了。何曾習得。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弦琴瑟也。時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弦歌。

也。虛齋蔡氏曰：禮樂不專指弦歌，惟其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弦歌。弦歌特禮樂中物事耳。○弦歌相連字，歌必

叶於弦，歌如是，弦亦如是。○觀濤王氏曰：上有善教，故下有善俗。○紫溪蘇氏曰：上世以道化民，故里有謠，邑有歌。

末世以法把持天下，於是教化不行，而太古之聲息矣。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莞華版反。焉於虔反。

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

虛齋蔡氏曰：夫子莞爾而笑，句絕。曰字連下，笑者內喜之也。以眾人

多不能用禮樂為治，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

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

大道也。

虛齋蔡氏曰：其心則深喜其辭，若有譏焉。實反言以戲之，以觀子游之自信何如耳。非虛戲也。○南

臯鄒氏曰：聞其聲，其化可想也。想其化，君子小人得其所

可知也。所以夫子不覺莞爾而笑，又說割雞焉用牛刀，蓋

譬說小邑安用大道是。試子游信道之篤何如。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

道則易使也。

易去聲。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

人皆不可以不學。

虛齋蔡氏曰：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此只是貼本文兩句虛說，不可入武城

事。下文方言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次崖林氏曰：學道泛說禮樂是道中事，此聖人平日所言也。君子學道

則知仁民愛物之理，故愛人。小人學道則知事君事長之義，故易使。○微弦徐氏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義理以



養之人本有難御之氣而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泉  
教化以先之則其氣自消。徐氏曰道不外於禮樂即吾心之中與和也外邊禮樂制  
度之具聖人不過因心之中而達之吾人則借此心調  
養中和耳故君子學道便能養其中正和樂之心消其乖  
戾麤鄙之氣純是天理自然以民胞物與為一體豈不愛  
人小人能養是心而消是氣則於天理上亦見得分明尊  
卑上下自不敢亂豈不易使。莊氏曰中正之節和平之  
韻皆所以消形骸之吟感而游大道之區宇也。震川歸  
氏曰孔子與學者論政未嘗不歸於道子游為武城宰以  
禮樂為教至論君子小人皆以學道為主自管仲申商之  
徒以其術用於世其規畫皆足以為治然皆悖於道故莫  
不有功效而禍流於後世也。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嘉子游之篤信。

因之吳氏曰偃之言是是言不論君子小  
人皆當教以禮樂道理果是如此偃所篤

信而不疑者真居上臨下之  
本化民成俗之要也要得嘉其篤信意

又以解門人之惑也。

虛齋

蔡氏曰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此註不可  
分貼大文總註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則分貼

○治

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衆人多不

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

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因之吳氏曰夫

子與諸弟子要以道易天下子游而可以治武城天下皆  
變為武城人都說道可以治身未必可以治民從武城聞  
弦歌見道果可以治天下故莞爾而笑喜其可行於天下  
之機堅二三子之心正望諸弟子同以道濟天下前後總



是一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畔

宇泰王氏曰定公五年弗擾據

邑以叛召孔子當是此時至十二年墮三都弗擾又叛則是時孔子方用於魯無赴費人召之理矣。○虛齋蔡氏曰召是以禮聘召弗擾召子欲往者意不在弗擾是欲因此以得魯柄而大為魯人立紀綱以平天下耳。○問集註於陽貨之欲見孔子謂不過欲使助已為亂耳公山佛肸之召獨不然乎曰弗擾誠意來召却有可以挽回之機若陽貨全用機軌如何可同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說音悅

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

麟上顧氏

曰末之也已集註只云無所之注疏則云無可之則止較全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夫音扶

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為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

虛齋蔡氏曰言東周

對西周言也。周自文武宅於豐鎬在天地之西而魯在其東使孔子用於魯則周道其東矣。言使魯為東周也。○問吾其為東周乎魯為東周歟抑孔子為東周歟曰畢竟是魯然興之者孔子也。○因之吳氏曰為東周意將誅亂討賊以明君臣之分。悖典庸禮以定尊卑之位。因費而輔之使魯國之政不謀於私室。因魯而變之使西周之道再興於東方。夫子欲杜私門強公室久第三桓世執朝權無隙可乘適公山弗擾與陽貨共執桓子據邑以叛其家內



亂是可剪也。故召之而欲往，倘得因此除去權奸，還政公室，使大柄復出於魯，則將整頓法度，修舉舊章，而先王禮教信義，可再見於今日。故曰：吾其為東周乎。觀濤王氏曰：魯在周之東，魯遵周道，則周道東矣。如程伊川傳道於楊龜山，而送之南還，歎曰：吾道南矣。為東周，不專在還政，而還政最要緊。○省菴吳氏曰：使周天子之政教號令，燦然復大行於東方。

○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為之

能改故也。

通考次崖林氏曰：聖人嘗言如有用我者，只說期月可也。三年有成，至公山弗擾之召，則曰如

有用我，吾其為東周。此事極大了。如何這等說，蓋自天下無道，禮樂征伐之柄，下移於諸侯，因襲而至陪臣，其勢極矣。此反本之機也。聖人若見用，不但還其柄於天而已，必從頭做到底，因陪臣還政於大夫，因大夫還政於諸侯。

因諸侯還政於天子，而禮樂征伐皆自天子出，決然是如此。所以說為東周，自古來帝王整頓天下，盡是如此。自春秋戰國，其亂至秦極矣。漢高出來，便從新做一番。自南北朝至隋唐極矣。唐太宗出來，便重新做一番。自五季至周極矣。宋太祖出來，便重新做一番。道理鐵定是如是。况聖人過化存神之妙，又有非尋常所能及者。當時弗擾之叛，皆由三家自做不是了，故使他得以為辭。觀陽貨欲張公室之言可見。使聖人見用，因此而說季氏使還政魯君，又說魯使修職貢於周，他必欣然樂從。由是復興文武之業，特易易耳。比常時用聖人，決是不同。故不曰可也，有成而曰為。

東周。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



功惠則足以使人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

虛齋蔡氏曰子張問仁而夫子告以五者若無朱子解出

心存理得字何處見得是仁恭寬信敏惠都要說箇心存理得意心存則理得不可分貼恭則心不放寬則心不褊信則心不偽敏則心不怠惠則心不刻此皆理之所在故心存則理得矣此答問仁與答樊遲問仁意同都教他做工夫恭寬信敏惠如五美一般有以見於身者言有以見於事者言然皆心之所由存理之所由得也次崖林氏曰恭雖主容實根於心先儒謂未有箕踞而心不慢是也寬是有度量能容物信即敬事而信之信與人期會約束而不失其言是也敏則勤力不怠惠是愛人利物五者皆心之所由存而理所由得也蓋理不外心心存則理自得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  
虛齋蔡氏

曰能行五者於天下是一物不可分兩截能行二字直趕到於天下不是只到五者住朱子以行是五者截解必如此解方得明暢耳且大文為仁矣三字實該行五者於天下心存理得在大文仁字內非是心存理得了又無適不然方為仁次崖林氏曰言能行是於天下無適不然則心存而理得斯為仁矣恭寬信敏惠皆是求仁工夫與告仲弓敬恕一般輔氏仁之著等說不是麟士顧氏曰於天下三字人都說得無氣力最要玩註猶所謂之夷狄不可棄句不可棄  
**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  
觀濤王氏

曰子張務外所以求仁或虛高不實故夫子告以能行五者於天下行雖在外而所以行實在心也五者是實心天下是實境行五者於天下是實功亦  
**任倚仗也**  
觀濤王氏曰任是倚仗我無變詐反覆又言其效如此次崖林氏曰五者既言則人憑藉得我了其目又及其效猶告顏



子天下歸仁。告仲弓。邦家無怨意。虛齋蔡氏曰。已不敬則人慢。故能持已以恭。則儼然人望而畏之矣。誰敢侮子。宅心以寬為本。不寬則自無容人之度。而人亦不為我所容矣。故寬則足以容人。而得衆矣。已不信則人疑。朝更夕改。人無所憑。雖故信則人皆倚靠他。惟勤有功。作事不敏。則苟且因循。而百事俱廢矣。故敏則有功。人若無恩惠及人。則難以得人用。故惠則人感其惠而易使矣。觀濤王氏曰。恭則不侮。以下不重效。上只云恭則不侮。必如此乃為恭餘。做此。○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

周徧可知矣。虛齋蔡氏曰。心公平。貼五者。周徧。貼於天下。小註。分心公平。理周徧。不是。然恭其

本與。字泰王氏曰。按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動。容貌整。思慮自無非僻之干。此五者所以恭為本也。李氏

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

相似。

○佛肸召子欲往。佛音弼。肸許密反。

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字泰王氏曰。此孔子失魯司寇以後事。與前章公山

弗擾之召不同時。○夫子未嘗至晉。佛肸召後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返。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

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路恐佛肸之浼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也。

不入。不入其黨也。虛齋蔡氏曰。佛肸召子欲往。其迹實可疑。若回賜則智足以知夫子矣。他弟子



豈都不疑然都不見問而子路獨數數不悅此又子路之優於諸子處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磷力刃反 涅乃結反

磷薄也涅染皁物言人之不善不能挽已

虛齋蔡氏曰如何為磨不磷涅

不緇大槩是言德之盛而人莫之挽也德之盛內自有過化存神之妙有伸縮變化之機○次崖林氏曰不善不入之言為堅白不足者言也堅白若足又不可以此論矣子路之言以之自處則可以之處聖人則非也○月林丘氏曰兩曰字是虛字只當云不善不入我固曾有是言矣然不有所謂物之堅者乎又有所謂物之白者乎蒙引通作平日之言未然○麟士顧氏曰然是也言也說得是有是言言我前日有是言亦是兩節意兩不曰曰字從言字

生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

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

微茲徐氏曰不磷不緇亦自夫子言之耳

君子寧不自見堅白決不可試於磨涅之地蓋砥之便平墨之近黑亦自然之理○少虛馮氏曰孔子仕止久速無可無不可此是大聖人事學聖人者須在止與速一邊得加不然學不到磨不磷涅不緇處而輕談磨涅鮮不磷且矣○緇矣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焉於 虞反

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

虛齋 蔡氏

曰磨而不磷便見可往若不往便是匏瓜之繫而不食矣為其無變通也即是上文子欲往之意若能挽我則不



可往矣。○次崖林氏曰：不磷不緇，答欲往意已明。匏瓜之喻，是示已常為世用之意。與上文不相粘着，蓋匏瓜繫不能動，又不能食，是箇死殺底物。人不如是，自當為世用。以斯道濟斯民，若閉門不出，而無意於人世，是亦匏瓜而已。可以人而不，如匏瓜乎。

○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為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虛齋蔡氏曰：生物人而曰生物，見聖人之仁同乎天地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

女音汝，下同。

蔽遮掩也。

虛齋蔡氏曰：六言之言，卽一言可以終身行之之言也。如恕如仁等，皆是一言也。六言六蔽，謂

一言一蔽也。相連帶說。蔽遮掩也。如為物遮掩，僅得其一偏，而不及其全體也。如其蔽也，愚則其仁亦一偏之仁，而非正經全體之仁矣。餘做此。

居吾語女

語去聲

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孔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



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好知並去聲

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

次

林氏曰學所以去蔽也不學則有所蔽蔽字要看得明白如目前正經大路當面被物蔽了都不見得却見從偏旁去○涇陽顧氏曰仁知信直勇剛皆美德也不曰六德六蔽而曰六言六蔽六言猶六字蓋所謂名目云爾好而不學只是好箇名目中間實落道理並未入心體究於此而執正行則泥於此不執旁行則流所以有蔽可見蔽由不好學生非由好德生好德非蔽徒好德之名目乃蔽也學之為貴如此然則學何在曰在明善○省菴吳氏曰蔽者蔽於心不是為愚等所蔽去蔽莫如學學便無此蔽不學便有此蔽○觀濤王氏曰學凡考之師友求之方冊皆是註云好學以明其理明字對蔽字生然所謂明其理者如好仁又好學則認得仁真了便是明仁之理非仁外又

存三

愚者可陷可罔之類

虛齋蔡氏曰愚謂愛人而失已也○次崖林氏曰仁其所不當

仁如人井救人者有之○觀濤王氏曰愚就是蔽之名非為愚所蔽亦非有所蔽故愚

蕩謂窮高極

廣而無所止

虛齋蔡氏曰窮高直說極廣橫說為索隱之智而用心於虛無之地也○次崖林氏曰知其所不當知窮高極遠無所底止如莊列之徒者有之○

觀濤土氏曰蕩如老莊課玄虛之談鄒衍推六合之外皆窮高極遠

賊謂傷害於物

虛齋蔡氏曰好信不好學則言自謂慧悟必信行必果不顧義理只要我

信而於人之利害有不郵者矣賊者害人之名好直不好學則計以為直而絞矣為其無含弘寬緩之意南軒謂務

徑情而不知含蓄最切○次崖林氏曰信其所不當信傷已害物無所不至如尾生之行者有之直其所不當直急

切而無含容如證父攘羊者有之

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

虛齋蔡氏曰剛就性體上



說勇就敢。為上說。狂躁率也。虛齋蔡氏曰：獨解狂為躁率，見得不

好學則不知義理，徒恃其血氣之強而橫行作亂，必矣。好

剛不好學，則凌世傲物，軼蕩不羈，要行便行，要說便說，不

管着前後，所謂躁率也。○次崖林氏曰：此章當與恭而無

禮則勞，參看。○因之吳氏曰：子路是箇直率的人，故曰由

也。嘖嘖非徒是氣質粗厲，百凡看道理做工夫，俱有粗浮

而欠細膩者。夫子要他用細膩工夫，故啓之好學以去蔽

女聞六言六蔽矣乎。此一句內已隱隱便是為好學以明

理意，非空空發問已也。須要把六蔽二字說得重，本是六

言極好底，却有六蔽在。若稍稍認之不真，見之不審，則雖

以天下之美德而友，滋天下之弊，往往有之。此句正見不

可不好。○范氏曰：子路勇於為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

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

偏也。虛齋蔡氏曰：夫子直呼子路而問之，分明要藥其病

以見欲有是德者，當務於學以去其蔽也。故下文信

直剛勇，都就子路之所好者言。仁知

則統言天下大道理之名目，故先之。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小子弟子也。彭陵張氏曰：學字宜玩，體驗工

夫全在自得，非誦讀字可了。

詩可以興

感發志意。甘泉湛氏曰：興者，動也。以志動志，其志同也。

起。○虛齋蔡氏曰：此下數句皆言

學詩之有益於己，以見詩之當學



考見得失（虛齋蔡氏曰）味考見二字分明是因詩所美所  
刺之得失以考見已之得失。（次崖林氏曰）詩  
之所言有美有刺讀其詩觀其所美者何在所刺者何在  
反而考之於已所行如其所美則已之得可見矣如其所  
刺則已之失可見矣故曰可以觀

可以羣

和而不流（次崖林氏曰）詩人之情和而不至於流讀詩  
而有得焉用之於處衆亦能和而不流矣

可以怨

怨而不怒（次崖林氏曰）詩人之情怨而不至於怒讀詩而  
有得焉用之於處怨亦能怨而不怒矣。（虛齋  
蔡氏曰）可以怨以其和而不流也可以怨以其怨而不怒  
也獨感於志意考見得失二句是正貼與觀二字不可作

以其說今人說書或都作推本說者固不是或都作正貼  
說者亦不是。（王氏曰）詩之道於性情尤切所謂發乎情  
止乎禮義此一言最盡其要發乎情故有羣有怨者人之  
所不能無也止乎禮義故和而不至於流怨而不失之怒  
此所以爲性情之正也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東鄉艾氏曰）事父事  
君止擇倫之大者言

之詩實所該甚廣也。（鶴灘錢氏曰）以父而言則在家之  
倫如夫婦琴瑟兄弟墳簞備之矣以君而言則在國之倫  
如友生相求賓主式燕備之矣。（微弦徐氏曰）六經皆稽  
實待虛之言苟讀詩者有所感發則興觀羣怨事父事君  
隨所玩習皆可自得矣必讀陟岵而後可以言事父讀四  
牡而後可以言事君也如王子擊好晨風而慈父感悟裴



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晨風鹿鳴亦豈父子兄弟之詩耶

###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

微弦徐氏曰三百之詩一禽一獸一草一木莫不有所取義如易之

列象非苟然者緣後世格物之學不明所以不能多識而詩之意亦遂以溷愚嘗謂後世之詩無興亦以世之學者不能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也多識尚不能又况所謂興觀羣怨事父事君者哉

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虛齋蔡氏曰詩有善有惡故可以興有美有刺故可以觀

如關雎情性之正鄭衛淫奔之風誦關雎鄭衛之詩則可以感發志意二南王化大行黍離王教始衰誦二南黍離之詩則可以考見得失天保之祝君鹿鳴之燕臣君臣之情雖通而君臣之分自存也誦之則知抑而不流矣如凱

風之於母所父之於君雖有婁怨之聲而無憤激之意誦之則知怨而不怒矣誦蓼莪之詩則近而事親之孝可得矣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誦四牡之詩則遠而事君之忠可得矣曰王事靡盬不遑啓處關雎鳴鳩騶虞白駒之類葛覃苕菜苑柳棠棣之屬則禽獸草木之名亦由是而可以多識矣○整庵羅氏曰詩三百十一篇人情世態無不曲盡燕居無事時取而諷詠之歷歷皆目前事也其可感者多矣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其言誠有味哉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

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女音汝與平聲

為猶學也

麟士顧氏曰女為矣乎叮嚀之辭言當為之也

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



言皆脩身齊家之事

聞斯孫氏曰婦人女子可化則凶頑

之無不達其粗者也。彥陵張氏曰山堂考索曰道無始

則不行而周南則為正始之道化無基則不立而召南則

為王化之基故其肅肅雍雍在於閨門之內而其化行於

二南之國蓋以其能正家而治國故詩必首於二南正如

易之首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

步不可行虛齋蔡氏曰身且不知脩家且不知齊不待出

門便已動不得了况能及遠乎如云州里且不

可行况蠻貊乎故曰正牆面而立。次崖林氏曰猶正牆

面而立言雖近不能行也。正牆面而立正面對牆而立也

曰正牆面倒辭耳。因之吳氏曰化本於身刑於家而二

南則文王脩身齊家化成於天下之道也不為二南則於

家庭妻子之間感通不來正所謂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

是也只把面牆句看得口氣重聖人訓子懇切意思便自

躍然。見羅李氏曰古人書不虛讀後世童蒙之子便誦

却周南召南白首窮經畢竟身心不曾受半毫之益孔子

言詩為益多矣可興可觀可羣可怨邇事父遠事君授之

政必達使四方則能專對蓋學詩之為益如此後之學者

只為科舉之累竟無補於身心之實也如為周南召南豈

徒誦哉實在以此體之於身心刑於閨闈而家邦之道從

此達矣造端發軔便不着絲毫障礙道可行矣大學所謂

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

之真發蹤處便觸了牆壁一步不可行也汝墳江沱兎置

中林四遐之極無不從而化者文王豈有所強之哉其端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為樂遺其



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

紫峯陳氏曰敬而將之以玉帛如格天之敬潛

孚也則奠之以圭璧瓊璜尊賢之誠素蓄也則達之以立

纁旅帛敬在先而玉帛在後是乃所謂禮也和而發之以

鐘鼓如政善民安也始可以播太和於音樂之間心平氣

和也始可以宣性情於鐘鼓之內和為本而鐘鼓為末是

乃所謂樂也次崖林氏曰此章是救時之弊要禮樂之

全須木末兼備淮海孫氏曰禮云樂云不說出和敬來

而咏嘆淫泆使人深思自得無窮意味

○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

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

虛齋蔡氏曰天地之內道理只消禮樂字都蔽了

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

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為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

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

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

○子曰色厲而內在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在而審反與平

聲

厲威嚴也在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窬窬牆言其無

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紫峯陳氏曰言人有觀其色則專事嚴厲似乎確然有守毅然有為

者究其中則實柔怯甘於利而怵於害如此之人無實盜

名而常畏人知譬諸小人之類其猶穿窬之盜內懷為盜

之心而外假非盜之狀惟恐人知者也○月川曹氏曰色

厲內在但自欺而已豈能欺人○微弦徐氏曰本以色厲



蓋其內荏而不知羊質虎皮。見豺而戰。見草而伏。未有不至於敗露者。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慤。註讀作愿是也。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

獨以愿稱。

虛齋蔡氏曰。鄉愿二字。都要體認。鄉者鄙俗之意。鄉人之愿。見其非士君子公論之所在也。愿者。謹厚之意。其實未必能真謹厚。只是同流合汙。不立異於人。瞞得人人都叫他好耳。若果端的謹厚。則何惡於愿耶。

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為德之賊而深惡之。詳見孟子末篇。

次崖林氏曰。一鄉皆稱愿人。便非真愿者。若士君子稱其愿。有何不可。曰

德之賊者。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也。如畫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此是本等忠信。他却外面塗抹。依違將迎。似乎忠信模樣。如此則人遂以為忠信。把那正經的忠信都做不是了。豈不是德之賊。賊者害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不為己有。是自棄其德也。

敬齋胡氏曰。聖人教人。便要使人有諸己。

○虛齋蔡氏曰。道。眼下路也。塗。是前頭路才。這裏聽得到前頭就說了。只資口說。何有於我。蓋實有心於進德者。聞一善言。他自能蘊蓄於不言之表。而潛玩其理。踐履其事。自不輕於口頭說也。○德之賊也。德字以道理之正言。德之棄也。德字以行道得於心者言。謂所得也。○德字小異。○次崖林氏曰。聞善言必潛心玩味。身體力行。然後為己有。有道聽塗說底人。只是以資口說。決不去玩味體行。不玩味體行。則不為己有矣。○王氏曰。君子



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道聽塗說則棄之矣

甘泉洪氏曰君子多

識前言往行以畜德識者契也畜者養也德者心之得也蓋言人乎耳契乎心以養心之德也皆得之於內也道聽塗說自外得之自外言之而不為已有故曰德之棄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與不聲

鄙夫庸惡陋劣之稱

虛齋蔡氏曰可與事君蓋仕者都有同寅協恭底人如漢之丙魏同心輔

政唐之房杜姚宋亦戮力以興唐又如古者九官相讓十亂同朝皆有與者○次崖林氏曰可與事君之可與猶可與共學之可與是共為此事也○莊渠魏氏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是設為疑詞教人儆省以見此樣人甚不可與他同心協力輔佐朝廷也○東鄉艾氏曰鄙夫不必將曹操林甫秦檜來彰此天下大奸惡非鄙夫也鄙夫正如

甄豐王舜劉秀馮道輩耳此人不過患失既而擁戴篡弒皆自庸陋卑污始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

莊渠魏氏曰只因識趨卑陋惟一身富貴權利是圖

方其未得之先躁急心熱奔競求惟患不能得之及其既得世味深入於心耽戀不忍舍去惟患其或失之○次林氏曰自未得之也至末皆說鄙夫不可與事君處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

莊渠魏氏曰至

於患失則朝夕為軌位固寵之計其初不過避嫌顧望緘默取容又恐其保不得則又窺測上意以事逢迎阿徇時



好。以。立。聲。譽。又。恐。其。保。不。得。則。又。嫉。賢。如。能。以。杜。人。之。進。  
市。恩。張。威。以。攬。君。之。權。舊。時。喪。不。盡。之。良。心。至。此。壞。盡。到。  
得。利。害。切。身。則。雖。弑。父。與。君。亦。將。無。所。不。至。矣。孔。子。此。言。  
可。為。萬。世。切。戒。也。○敬軒薛氏曰。患得患失之心。推其極。  
不。仁。之。甚。者。也。○字泰王氏曰。東坡解云。鄙夫止於營私。  
其。害。至。於。亡。國。李。斯。之。立。胡。亥。張。禹。之。右。王。氏。其。謀。皆。始。  
於。患。失。故。孔。子。深。惡。之。○吮癰舐痔。此貪夫小人苟賤求。  
媚。之。事。若。弑。父。與。君。則。與。此。不。倫。矣。而。一。例。言。之。何。也。集。  
註。之。意。以。為。小。則。為。此。大。則。為。彼。小。人。為。惡。之。大。小。視。其。  
時。而。已。勢。臨。到。則。大。惡。便。是。此。等。人。做。○彥陵張氏曰。要。  
看。鄙。夫。二。字。蓋。謂。之。鄙。夫。不。過。識。見。庸。陋。志。趨。卑。汙。非。夫。  
世。之。大。奸。大。惡。也。故。人。多。鄙。之。亦。忽。視。為。易。與。往。往。援。引。  
共。事。孰。知。未。得。患。得。既。得。患。失。而。充。其。患。失。之。心。遂。至。於。  
無。所。不。至。始。之。所。謂。鄙。夫。者。真。天。下。之。大。奸。也。真。天。下。之。  
大。惡。也。蘇。子。瞻。告。神。宗。曰。臣。始。以。為。鄙。夫。之。患。失。不。過。備。  
位。以。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

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弄亂其心 ○胡氏曰  
始於患失其禍乃至於喪邦可為此章註疏

許昌靳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概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  
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  
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  
也。

○子曰古者民有二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氣失其平則為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  
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虛齋蔡氏曰氣失其平則為疾疾  
身之疾也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



疾以其亦失其平也。或是之亡。或者不敢決然之辭。○觀  
濤王氏曰。不但美德不如古。卽疾亦不如古。亦無限感慨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  
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

次崖林氏曰。狂者志

願太高。志其遠者大者。於大閑上更不走作。第小節處有  
所不拘。此便是肆。肆者小小走作也。蕩則放軼之遠。出於  
大閑之外矣。○肆是狂者本來面目。蕩已不是狂者本來  
面目。就不是狂了。是無古者狂之疾矣。矜愚亦然。○王氏  
曰。夫子不得中行而取狂狷。此古之狂也。莊周列禦寇之  
狂。便蕩了。降至晉人之風流。皆宗尚老莊。其流極可勝言  
哉。矜者持守太嚴。廉謂稜角峭厲。虛齋蔡氏曰。廉只是有  
稜角。故曰廉隅。隅亦角

也。忿戾則至於爭矣。

次崖林氏曰。廉者持守方嚴。立崖岸  
爲界限。人不可犯。如物有稜角一般。

忿兇忿也。是剛惡模樣。戾乖戾也。是所行與人相拂。此只  
是箇剛狠不近人情底人。就不是矜了。○王氏曰。矜正是  
狷者之事。其有所不爲。直是守得確然。所謂嚴者。嚴其在  
我而已。故雖稜角峭厲。而不可犯。然未嘗有乖戾之心。而  
至於爭也。後之矜。便欲以己加人。多至於忿戾矣。○因之  
吳氏曰。廉隅之廉。卽廉潔之廉。氣稟上只帶得方正來。不  
曾帶忿戾來。古人只率氣稟做去。廉隅界限。截然井然。露  
了形迹。去中和之氣遠矣。然在天理上不走作。不曾失和  
於人。若忿戾則躡厲不平之氣。始而以意氣相爭。繼  
而以名利相爭。忿戾中等級甚多。正所謂盡客氣也。愚者  
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次崖林氏曰  
愚者於事只

徑行自遂。更無許多義理曲折。緣他見識有所未至。故只  
是如此。詐卽挾私妄作。用機關變弄。却似箇智者模樣。全



不是愚了。○王氏曰：愚是見識暗昧之人，徑行自遂，雖高柴之不徑不竇，亦謂之愚。蓋只信己意而不知變，是亦愚也。愚者必直，他雖無知任直而不敢妄作，則猶是好。至今之愚，却要使些詭詐，挾私妄作，要去欺人。朱子謂侯氏說愚之直，許未盡，以直為直，實不隱，則未見其為疾，以詐為直之反，則未見其生於愚也。愚而詐者，豈若史氏所謂塞佞微巧者歟？○虛齋蔡氏曰：狂矜，愚疾之名也。曰肆曰廉，曰直，疾之實也。曰蕩曰忿戾，曰詐肆，廉直之流也。○狂矜，愚本指肆，廉直言其以蕩為狂，以忿戾為矜，以詐為愚者，以今人言也。其實不得為狂，不得為矜，不得為愚。○氣稟之偏者，謂之疾。肆廉直是也。若夫蕩忿戾詐，則是習而然，非氣稟之偏矣。陳氏以孔子主氣數言，不知孔子是主習，俗言也。此章大概與吾猶及史之闕文同，都是傷俗之語。○范氏曰：末世滋偽，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重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

家者

惡去聲覆芳服反

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

次崖林氏曰朱色淡而紫

色艷紫與朱並列，決然是壓過朱也。故曰奪朱。雅聲淡而鄭聲淫，鄭與雅並奏，決然是壓過雅。故曰亂雅。樂利口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都亂了。正是非，邦家之覆，將必由之。故曰惡利口之覆邦家。又推出一步說，不與奪朱亂雅樂對利口變亂是非正與奪朱亂雅樂對。○虛齋蔡氏曰：凡天下之理，真非者不足以惑人，惟似是而非者



最能惑人其可惡孰甚焉。孟子曰：分明引孔子曰：惡似而非者。

○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

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

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君苟悅

而信之，則國家之覆者不難矣。彥陵張氏曰：朱正而不勝，紫之艷，雅正而不勝，鄭之

淫，喋喋捷給而正言讜說，反不若其易入。故曰：奪曰亂，曰覆邦家。所謂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也。聖人是

以惡之欲人嚴其防也。

○子曰：予欲無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

言而著者。

虛齋蔡氏曰：以言語觀聖人，是尋常聽得聖人說如何，他然後從此去求，殊不知聖人一動一

靜無非教之所在。善觀者常自得之，不待聖人一以言語指陳出來也。如顏子便不如此。

是以徒得

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虛齋蔡氏曰：夫子發此以

警之，不是自尊重，有吝教之意，只是喚醒他，使知所以體

認吾道而不徒泛泛然領解於言語之末耳。○次崖林氏

曰：聖人一身無非是教。善學者自其作止語默學之，自有

無窮之師。義理有未明，然後請問以解其惑，則在己有領

畧之機。聖人無輕瀆之教。若徒以言語觀聖人，則亦徒得

其影響形迹之粗，終無心領神會之妙。雖日見聖人，既聞

至論，亦無由造道入德矣。此聖人所以發無言之教。

欲其求聖人於躬行實踐之間，以為入德之地也。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真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承庵姚氏曰子貢何述之問正有意

於述者但不能默而識之猶滯於語言上討求故有此問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

敬軒薛氏曰四時行百物生即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之意

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

精義之發

敬軒薛氏曰聖人方靜之時正也義也寂也太極之體以立方動之時中也仁也感也太極之

用以行此聖人之一動一靜無非妙道精義之發有不待言而著者

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

哉

敬軒薛氏曰天雖不言而元亨利貞循環無端運而為春夏秋冬之序發而為溫熱寒涼之氣萬物生長遂成

各正性命夫豈待言而後顯哉聖人方靜之時百體收斂

禮耳目有聰明之理手足有恭敬之理以至人倫之間各

有仁義禮智信之理夫豈待言而後著哉須要實見得

天理發見流行與妙道精義之實處一一體認得分明乃

可見道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所謂

天理即元亨利貞是也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即

仁義禮智是也在天為天理在聖人為妙道精義其理一

也天道無言而四時行百物生聖人無言而四德著萬善

全其致也○虛齋蔡氏曰聖人一動一靜以下都貼在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敬軒薛氏曰聖

人以道體告子貢而子貢未喻也○虛齋蔡氏曰子貢後來聞性與天道如何說終不喻終字只在此一時非蔽其

終身○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



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敬軒曰天何言哉吾無隱乎爾與曾點言志之意皆天理流行之妙○聖人發無言之教以示學者當求聖人之道於一身動靜應事接物之間不可專求聖人之道於語言文字之際也○見羅李氏曰耳聞者其所受者淺意喻者其所述者深予欲無言蓋夫子所以示子貢者深矣繼之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併與其所謂無言者和盤托出矣○通考幾亭陳氏曰下學上達為何為莫知發方信帝懷明德正在言行慥慥之中指點工夫莫真於此時行物生為何述發方信無人無日不與天相見指示本體莫顯於此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

辭以疾而又使其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虛齋蔡氏曰其曰將命者出戶見其

當時就取瑟使歌聲徹於外為孺悲所聞耳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

所以深教之也虛齋蔡氏曰孔子於孺悲之見本非疾也而辭以疾絕之也既辭以疾矣又使之知

非疾警之也此所謂不屑之教誨乃所以深誨之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期音基下同



期周年也。虛齋蔡氏曰三年之喪父母之喪也。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次崖林氏曰此一節言三年之不

不期三年之喪乃禮樂之大者可怪可怪。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鑽祖官反。

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

棗杏之火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櫜之火冬取槐檀之

火亦一年而周也。虛齋蔡氏曰鑽燧謂鑽取那燧凡木中皆有火燧者火之所在也春取榆柳之

火此火即燧也榆柳青木色棗杏赤火色桑柘黃土色柞櫜白金色槐檀黑水色四時之色也夏季又取一番火者

上旺於未故再取之蓋雖四時而有五行故一年五番取火各取其火之旺者也○古人鑽燧改火對時育物之道

參贊化育之機也後世都不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

理會如何得天地位萬物育。次崖林氏曰此一節言期年之

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可也○虛齋蔡氏曰此兩條言

三年有妨一年自可以止所以盡上條期已久矣之意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

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為問者有所疑於心而

不敢強焉爾。虛齋蔡氏曰尹氏說固忠厚然不知宰我獨以是為疑是如何則其心可知矣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



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既葬疏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縗緣要經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

月林丘氏曰始食菜果則期年外尚未可食稻也練冠縗緣要經不除則期年外尚未可衣錦也○次崖林氏曰食夫稻衣夫錦是說期年外就食稻衣錦也

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

因之吳氏曰食稻二節全重一安字末節不安之心後因其不察而警之使不自安心之安與不安只在念父母之愛與不念父母之愛故末又以三年之愛喚醒之大抵念三年之愛正其所由以不安者也

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

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

樂上如字下音洛

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為之絕之之詞

虛齋

蔡氏曰為字指食稻衣錦言即便是短喪也

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

再言女安則為之以深責之

因之吳氏曰食旨不甘三句言君子惟不安故不為正與

女安則為相反對影出蓋借君子以聳動其不安之心○此節絕之深責之全是要做發他使不自安與食稻衣錦三句總歸一意非上則使之反求下則深絕而責之為判然二截也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

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

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因之吳氏曰愛親之薄指食稻

衣錦喪不三年說此句依註作推原說言愛親之薄由其心之殘忍不仁也顧父母之恩何如而可殘忍以為心耶

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

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因之吳氏曰前食稻二節既已多方打動他使

不自安然不提明父母之愛則不自安之心或終蔽錮而無由發動故又探本而深斥之使其究竟至於不自安而

不忍行期年之喪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

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

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

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跂而及之爾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

賢乎已

博局戲也奕圍棋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

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耳。虛齋蔡氏曰難矣哉亦兼無以入德終有患害說蓋

飽食而一無所用心則隙功廢業悠悠蕩蕩未有不入於邪僻者矣○夫博奕不可為者也然為之猶愈於無所用

心者則人可以無所用心哉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尚上之也君子為亂小人為盜皆以位而言者也

虛齋蔡氏曰上

二君子以德言下君子對小人說則皆以位言○字泰王氏曰人為血氣所使而不以義理制之則其為害隨所居而為大小故在上則逆理而為亂在下則肆欲而為盜○叢山劉氏曰君子徒勇必縱恣而不循理故為亂小人徒勇必悍暴而不循分故為盜尹氏曰義以為尚則其勇也大矣次崖林氏曰君子義以為上除却勇不道而勇自在其中乃大勇也何也義以為上則當為使為無所畏避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後有所不顧所謂至大至剛塞於天地者矣何勇如之勇而無義在君子則為亂在小人則為盜見勇不足尚也○叢

山劉氏曰義者勇之為體也義在是勇即在是故除却勇可不道

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

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

做弦徐氏曰子

路曰君子尚勇乎問得來粗夫子以為亂為盜答之應處亦粗此必初見夫子時事也及問強而夫子答之則先之以南方之強而終之以君子其進之矣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

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惡去聲下同惟惡者之惡如字

訕所諫反

訕謗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

虛齋蔡氏曰隱惡匿瑕者



君子仁厚之心也。若誹誹然樂得人之短而攻之，是誠何心哉？○少墟馮氏曰：樂道人之善，便是自家善處；喜稱人之惡，便是自家惡處。○季思歸氏曰：已有過，每至痛心切骨，積日累月，不能釋然。人有過，豈可不加矜憐？何忍向人

道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虛齋蔡氏曰：凡人忠敬其上，即上人有過，尚當為之掩，况無過而己私謗之者乎？○觀

勇無禮，則為亂。虛齋蔡氏曰：人固不可無勇，然勇必合禮而施於其所當施。果而窒，則妄作。虛齋蔡氏曰：室是自已窒，塞不通，不是行去見窒，然行亦必見窒矣。

○觀濤王氏曰：勇以氣言，果敢以意言。故夫子惡之。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

微古堯及知孫並去聲，訐居謁反。

惡微以下子貢之言也。微，伺察也。訐，謂攻發人之陰私。虛齋

蔡氏曰：微以為知，伺察人之動止而自以為於人之情偽無不知者也。不安分不循理而恃其血氣之強，以下凌上，以少奪長而自以為勇者，不遜為勇也。專好攻發人之陰私而畧無一毫含洪之意，自以此賣直者，訐以為直也。

○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

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

唯仁者能惡人也。次崖林氏曰：聖人子貢皆是惡人，小註戒人自警之說，不是。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近

遠並去聲



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涖之，慈以

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孟旋方氏曰：人待女子，小人往往任情，故嘗以近而得不孫，遠而得

怨難固在我，養之者不當徒咎女子。小人。紫峯陳氏曰：親狎之則不孫，而狎恩恃愛，疏斥之則怨而不為我用，所

以為難養也。虛齋蔡氏曰：莊以涖之，不近之也。慈以畜

之不遠之也。蓋此等雖有難養之情，而君子則有善養之

道。少墟馮氏曰：人多加意於大人君子，而忽略於女子，

小人不知女子，小人尤是難養底。可見自家學問無微可

忽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通考：宇泰王氏曰：遜之六三曰：係遯，畜臣妾，吉。程子曰：係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得其心為占也。然愚謂若專以私恩懷之，未必不有悔吝，有以懷之而不失其正，乃所以為可畜也。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惡去聲

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

改過也。虛齋蔡氏曰：人年至四十，則神日衰，少能精進矣。於此而見惡於人，則善之未遷者終不及遷。過

之未改者終不及改矣。次崖林氏曰：四十見惡，尤甚於無聞者。四十乃血氣極盛之時，過此則漸衰之日矣。修德

進業者所當及時也。勉蘇氏曰：此亦有為而言不知其為

誰也。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論語卷十七終



論語

論語

子曰。其有也。其有也。

子曰。其有也。其有也。

子曰。其有也。其有也。

子曰。其有也。其有也。

子曰。其有也。其有也。

子曰。其有也。其有也。

子曰。其有也。其有也。



